

从一株苗到一粒米

——看新质生产力如何扎根田野

资源学院 刘可卿

谈及农业,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仍是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景象。这种刻板印象本身,恰说明了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推进时面临的一个现实:它对社会认知的穿透力,远不及它在田间的渗透速度。

我们在浏阳实习时看到,除草撒肥后的地块上,一位种粮大户推着施肥机的电闸,刀片切上土壤的瞬间便高速旋转,泥土被均匀打散,肥料同步翻入底层。这一幕与传统的耕作图景相比,差别不过是效率。施肥机替代了重复的体力劳动,农民有余力发展副业,拓宽收入渠道,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弹性。

值得关注的,是,旋耕机只是整个链条的起点。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,从播种到收获,传感器可实时调控水肥和温度,无人机低空作业能精准量元素和药剂精准喷洒在叶面上。农田拥有“数据驱动”的大脑,产量得以保持稳定,新品种的培育也有了更可靠的试验条件。

更进一步的变革发生在智能识别与预测领域。在四川农业大学,一套远程AI诊疗系统背后是一个包含6万余张高清图片、55类害虫、标注总数超过21万头的庞大数据库。依托这个数据库,改进型AI模型能精准识别病飞虱、螟虫等重大害虫,即便对“长得一模一样的”灰飞虱和白背飞虱,也能明察秋毫。尤为关键的是,这套系统能结合实时气象数据,分析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病害,给出清晰的风险提示和处置建议。在四川绵竹,射洪等地,搭载AI智能体的智慧农业系统已覆盖近千万亩高标准农田,通过优化用种量、精准施肥、科学用药,每亩可节约成本超过100元。

文脉绵延 古韵流长

园艺学院 曾祥磊

华夏五千年,岁月为笺,文明为墨。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从未止生于古籍竹简,亦未深埋于历史尘埃。它藏在字字珠玑的诗词墨墨里,融在烟火氤氲的民俗气韵中,沉淀在生生不息的岁月长卷里。一诗一文凝风骨,一俗一韵寄情怀,悠悠文脉跨越千年,在代代传承中生生不息,熠熠生辉。

诗词是文脉最动人的载体,笔墨之间尽展华夏风骨。翻开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文,每一句文字都是时光的回响,每一份笔墨都是文明的积淀。从《诗经》的风雅质朴,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道尽先民地梓情愫,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绘尽山河清幽意境,让千年后的我们依旧能触摸远古岁月的温度;到唐诗的恢弘磅礴,李白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豪迈近蹈,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家国情怀,让盛唐风骨穿越时空,滋养代代国人胸襟,再到宋词的婉转清丽,苏轼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洒脱,这些经典诗文,不仅是文字的堆砌,更是古人的心境、民族的气节、文明的底色。

寥寥数语,藏山河万里,含家国千情,让中华风骨在笔墨流转中代代相传,让古韵书香浸润华夏大地岁岁年年。民俗是文脉最鲜活的底色,烟火之间尽是民族情怀。传统文化的生命力,从来不在于被膜拜,而在于被真切经历。它从典籍中走出,融入百姓日常生活,日常起居,在代代相传的民俗中落地生根,融入人心。正因为有这些鲜活的血脉,中华文脉才能穿越千年而依然可亲可感。

这份生命力,在节庆民俗中尤为

真切。春节贴春联、守岁团圆,红纸黑字写满期许,阖家相守传递着期许进骨子里的团圆信仰;清明踏青祭祖,慎终追远的忧患跨越古今,将知恩感恩的文明初心代代相传;端午挂艾草、赛龙舟、艾香驱浊,鼓声激荡,纪念先贤的赤诚千年不改;中秋赏月月饼,千里婵娟,那轮圆月承载着国人对圆满最温柔的守候。

走出节庆的热闹,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同样在无声延续。剪纸刺绣,一针一线藏匠心;传统戏曲,一唱一和传风雅;古法手工艺,一雕一琢见底蕴。这些看似寻常的技艺,沉淀着千年的生活智慧,让古韵不仅留在纸上,更活在指尖与烟火之间。

站在千年文脉的长河里,作为大学生的我们,或许是最矛盾的一代人。我们既在课堂中诵读李白杜甫,也在碎片化的信息洪流中感到迷茫;既向往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旷达,也难免被绩点、实习、考研的现实焦虑裹挟。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时代,文脉的意义反而愈发清晰。

文脉于我们,是一种“向内扎根”的力量。当网络舆论非黑即白时,记得古人的中庸之道与辩证思考;当功利主义的催生产物时,想起苏轼处逆境仍能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;当一切都追求“快”的时候,懂得有些沉淀需要时间的酝酿。这才是文脉真正的当代价值:它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,而是让我们在浮躁中保持清醒的精神定力。

文化兴国之策,文脉盛兴成基,传承不在于宏大口号,而在每一次真诚的品味;不在于一份对传统的敬重,每一个在生活中践行风骨的瞬间。愿我们以文字寄怀,以经润清心,在深耕传统中汲取前行的力量,让千年文脉在我们的时代,依然鲜活如初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,我从蹒跚学步的孩童,长成了渐渐褪去青涩的少年,回望来路,身后有无数人成为我鼓舞,为我加油,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,我最庆幸的是,在某个不起眼的小小角落里,始终有一个小小老太,温柔地注视着我,伸出她那双小又嫩,却永远温暖的手,对我说:“别怕,奶奶一直在你身后。”

记忆的起点,是父母常年在奔波的日子。他们只在过年时匆匆归来,像两片偶尔落进湖面的叶子,滚下一圈涟漪,便又散去。于是,奶奶便成了我全部的岸。她用她那并不宽阔的肩膀,替我挡住了童年所有的风。

从小学到初中,无论晴雨,她总会早早做好早饭,中午再拎着我饭盒穿过几条街送到校门门口,有时我放学晚了,她便守在窗前一遍遍地催,迟迟不见人就打我电话,然后放下锅铲往出走——她怕我在回家的路夜里感到害怕,上了高中,她没往日日送饭了,便隔隔的开着辆摩托车载着我颠簸几十里来学校,等我每天晚自习,把橘子、牛奶、零食塞满我的书包,又或是她亲手包的饺子,她好的鸡鸭。因我爱吃橘子,她每次必带满满一袋,高中同学常打趣道:“奶奶什么时候再给我们送橘子呀?”那时我总会忍不住

“橘子熟了,够够了就起来尝尝。”片尾,李小龙用方言喃喃念出这句话时,漫山杨林在镜头里静默如谜,成熟的热烈与无人应答的落寞交织在一起,成为全片最扣人心弦的悲壮注脚。那一瞬,刘金龙与李小龙这两个名字,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,在极为相似的命运底色上,因不同的个人抉择,走向了截然相悖的终点。

刘金龙和李小江,都是在困境中奋力向上的人,人生起点并无二致,区别就在于,李小江太早见识了世道的残酷,便将这份清醒变成了对规则的屈从。为了拿到通向上层的人场券,他不惜把自己献祭给了规则。他以为抓住那个“翻身”的机会就能改命,可欲望深潜久了,自己早就被吞噬了,最后只剩下一具追名逐利的躯壳。

与这种锋利而脆弱的“清醒”不同,刘金龙身上带着一种难得的钝感与温

力对农业的改变,落在了每一亩田,每一户农人身上。

这些变化背后,藏着新质生产力真正的含义。它具有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质量特征,特点是创新,关键在质优,本质是先进生产力。而在田野上,这个概念有着更朴素的表达——

“它在改变”“谁来种地”这个困扰农业多年的问题。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,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平均年龄已超过55岁,70后不愿种地,80后不会种地,90后不提种地”一度是困扰农业的普遍焦虑。新质生产力给出了一个新答案:当农业生产从体力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,种地的门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它不再是谁的力气大谁就种得好,而是谁更懂数据,谁能驾驭智能设备。这为年轻人打开了一条全新的进入通道。他们以数据分析师、无人机飞手、智能设备管理员的身份参与到农业生产中。农业正在从一个“谁来接盘”

在掌心心里绽放爱的双翅

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郭欣娜

突然起,心里满是骄傲——我家奶奶,就是这般的和蔼。

高二下学期,一个普通的周末,我发现奶奶不在家。爷爷红着脸跟我说:“你奶奶腿脚,住院快一个月了。”我冲进病房,看见那个小小的老太躺在雪白的床单里,整个人像缩小了一圈。原本就瘦弱的她,此刻只剩一层薄皮松松地包着骨头。她见了她,竟还笑着:“没事,奶奶好着呢。”我握着她的手——那双手我曾牵过无数次,此刻却凉得像深秋的枯叶。我喉咙像被堵住,只憋出一句:“你为什么不去告诉我?”她别过脸去:“你在读书,不能分心。”

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自己愧疚万分。十八年来,我一直是个伸出手的人——不是,是那个只懂得把手伸出去,心安理得接住一切的人。我以为“爱”就是被爱,以为奶奶的付出天经地义,可当病

魔差点把她从我身边夺走时,我才惊觉,我从未真正为她做过什么。

奶奶出院后,药再也停没过,高三我走读回家,她见我熬夜刷题辛苦,又动了送饭的念头。第一天中午,她拎着饭盒颤巍巍地出现在教室门口,我看见她被风吹乱的头发和微微发白的脸色,心里猛地一紧。“奶奶,以后别送了,我自己回家吃。”她还想争辩,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:“你好好休息,就是帮我最大的忙了。”

从那以后,我开始留意她的药箱,帮她分好每顿要吃的药;周末陪她去菜市场,帮她挑那些她以前舍不得买的肉;晚上写完作业,我会坐到她床边,跟她讲学校里的事,听她讲我小时候的糗事。起初她总说“我自己来”,后来便笑着看我做,偶尔念叨一句“这个白色的饭前吃,别搞混了”。

如今我离家越来越远,从一个月见

一次,到小半年见一次,每次返校,奶奶依然送我送到门口,站在那里看着我一步步走进,直到我的背影彻底被巷口拐角吞没。那寂曾经能稳稳抱起我的手,已沧桑得仿佛一截老树的根。它再也拉不回渐渐远行的我了——可我知道,它从未真正松开过,正如我,也会紧紧握住它。

人们常说,爱让人长出翅膀,拥有飞翔的勇气。如果这双翅膀有形状,那我的翅膀一定又大又漂亮。我前十八年没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事,除了拥有这样一个爱我如命的小老太太。她的爱,让我那父母长期不在身的童年里没有变得敏感自卑,也给了我能在蓝天下肆意飞翔的底气。

我爱你,我亲爱的奶奶。愿你像我爱你一样,好好爱自己。

因为你的爱,让我无畏岁月漫长;而我的爱,想让你也岁月悠长。

镜像双生 本心为界

——观电影《天才游戏》有感

经济学院 刘雯

厚。他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,只信一穗一穗地干踏实的努力。即便看清了生活的真相,他依然勇敢前行。他心里始终装着老家的麦田,也未曾忘记琅琅中纯粹的光芒。这些细碎的温暖,便是他对抗黑暗的底气。

电影对社会的凝视近乎残忍,又无比诚实。片中那个“替身游戏”的设定,撕开了阶层固化的旧面具;在富人的逻辑里,运气是可以继承的资本,可以复制的神

话;而穷人的运气即便好不容易来临,也可能被一个薄薄信封轻易买断。把人生当期货,将灵魂作剧本,何其讽刺,又何其真实。

但影片没有止步于冷峭的揭露,它借刘金龙的抉择透出一盏灯。他拒绝成为陈伦的替身时,守住的不仅是一道道德底线,更是一种对本人人生的孤勇信念。原来,人生这场最大的博弈,从来不是战胜他人,而是战胜那个随时想要妥

协的自己。正如影片所暗示的:欲望是一座迷宫,最难的不是击败所有对手,而是在岔路口仍能认出自己的倒影。李小江之所以落败,在于他太想赢,在欲望的拉锯战中把自己撕得粉碎;刘金龙却藏在敢于坚守,即便身处泥沼,只要眼中灯火不灭,就能踏出一条回家的路。

当片尾字幕缓缓升起,那句喃喃的方言仍萦绕耳际,忽起明白,《天才游戏》讲的从来不是两个虚构人物的故事,而是照进我们内心的一面镜子。镜中映出的,是你我在命运博弈时的挣扎,妥协与坚守;橘子年年都会红,沉甸甸却未必愿意醒来。

或许,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与另一个自己博弈;而真正的赢家,永远是那个在欲望满山红遍之际,仍能等到自己真正醒来,俯身尝一口本真滋味的人。

人这一生,真正能长久留在心里的情感,往往不在那些轰轰烈烈的瞬间,而藏在最寻常的日子里。亲情也是如此。它并非一句空泛的“我爱你”,而是厨房里升腾的热气,深夜里长明的一盏灯,出门前反复叮嘱——是那些看似琐碎,却年复一年从未缺席的陪伴。

小时候,总觉得父母的嘱托太多。“早饭记得吃完。”“晚上降温,多穿件衣服。”“别总熬夜。”

那时的我不嫌这些话琐碎,甚至觉得唠叨。年少的心总向往远方,一心想离开故乡,去更大的城市,看更广阔的世界。我们总是长大,急着独立,却从未认真想过,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照顾,其实是父母日复一日攒下来的牵挂。

记忆里的家,总带着最真实的烟火气。冬日的清晨,天光未亮,厨房的灯已先亮了。母亲在灶台前忙碌,锅里煮着白粥,蒸笼冒着热气。父亲一边穿外套,一边轻声催促我起床。桌上的早餐并不丰盛,一碗粥、两个包子,一个煎蛋,可很多年后反复忆起的,偏偏是那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饭。

夏夜停电时,一家人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。母亲轻摇着蒲扇,父亲一边驱赶蚊子,一边讲旧时的故事。我趴在桌上写作业,耳边是树上的蝉鸣,还有巷子里邻居断断续续的说笑声。那时总觉得日子平淡如水,可后来离家久了,才发现,原来最让人怀念

烟火岁岁 情暖意长

人文与外语学院 高梓

的,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时刻。

后来一个人去外地读书、工作,才慢慢明白,所谓家,并不只是想某个地方,而是想念那里有人等你回去。

深夜加班晚回到出租屋,楼道里安安静静,没有一人问“吃饭了吗”;生病发烧的时候,一个人去医院,一个人拿药,才突然想起,从前在家,母亲总会把药和温水一起端来床边;冬日降温时,手机里会准时收到父亲发来的消息:“最近天冷,多穿点。”

他们不善言辞,电话里翻来覆去也只是:“别太累。”“记得吃饭。”“有空就回家看看。”可偏偏是这些朴实到极处的话,总能在人最疲惫的时候,沁入心下安稳下来。人生并不总是顺遂的。

有些委屈,在无人面前只能咽下;有些疲惫,也只能自己硬撑。可回到家里就不一样了。你可以什么都不说,只是坐在饭桌前,母亲依旧往你碗里夹菜,父亲依旧问一句“工作忙吗”,那些压在心底的情绪,仿佛忽然找到了出口。

亲情最动人的地方,从来不在惊天动

地,而在细水长流。它藏在离家时被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里,藏在深夜客厅里迟迟不肯熄灭的灯光里,藏在你说“快到了”以后,父母提前十分钟就站在楼下张望的身影里。那些不挂在嘴边的爱,其实早已渗透进了一日三餐、四季更替之中。

直到后来才发现,我们长大的速度,永远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。

某次回家,忽然瞥见父亲鬓角添了白发,母亲看手机时,也开始习惯性地把手背放大。曾经那个能轻松将我抱起来的人,背影也日渐佝偻。那一刻才真正明白,原来这些年来,他们一边目送我们奔向远方,一边在岁月里悄然老去。

烟火人间,最能让人安心的,终究是家。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表达,却总会在你失落时开一扇门,在你疲惫时递上一碗热汤。在你漂泊许久之后,总有人等你归来,轻声说:“回来啦。”而世上大概再没有什么比这句寻常的话,更让人觉得温暖了。

